

新西部小说丛书

金魔方

JIN MO FANG

李晓伟

LIXIAOWEI ZHU

金子能让
疯狂的

理智。
壮，爱情



读者出版集团

DPGC.L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新西部小说丛书

金魔方

JIN MO FANG

李晓伟 著
LIXIAOWEI ZHU



读者出版集团

D P G C . L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魔方 / 李晓伟著. — 兰州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09.7
ISBN 978-7-5468-0022-6

I. 金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23743 号

金魔方

李晓伟 著

新西部小说丛书

策 划: 王忠民

项目负责: 王 跃

责任编辑: 余 琰

封面设计: 马吉庆

版式设计: 石 璞

出版发行: 敦煌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(730030)

电 话: 0931—8773233(编辑部)

0931—8773235(发行部)

印 刷: 甘肃日报印务中心

开 本: 710毫米×1020毫米 1 / 16

印 张: 17.5

字 数: 284千字

版 次: 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~8270

书 号: ISBN 978-7-5468-0022-6

定 价: 27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第一章

人类发现和使用黄金的历史比铜、铁等金属要早,在距今 4000—5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被人类发现。因为黄金本身发出光泽,黄金在拉丁文的意思是“闪耀的黄昏”,在古埃及文字中的意思是“可以触摸的太阳”。因为其本身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稀有性,黄金成为贵金属,被人们作为财富储备。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里写道:“货币天然不是金银,但金银天然就是货币。”

——引自《黄金的故事》

沿北纬 37 度线飞行的美国地球资源探测卫星,在飞临东经 92 度至 94 度区域中心上空时,惊异地发现了地面金矿异常带,这就是后来证实的红金台地区。据来自神秘渠道的消息:美国卫星的重要发现是尼克松总统访华时作为礼物送给周恩来的。后来,中国最权威的地质专家们在 1:600 万的中国地图上,找到了坐标点的确切位置——可可西里。那里海拔五千多米,是一大片戈壁沙漠和盐泽泥淖封闭着的王国。

上世纪末,该地区果然发现了特大天然砂金矿。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采金狂潮,并生发出一个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淘金故事。

远处连绵的高山,近处幽深的河谷。

大河谷中央泛着耀眼金光的红金台。

红金台是一座宽约百十米、高约数十米的状似日本富士山的山包。它屹立在大河谷中央,上游流下的季节河被它当头阻遏,河流便一左一右分成两股,绕过红金台后再次并流。经过亿万年的沉淀积蓄,红金台便形成为含量极高的砂金富矿带。

红金台上渐次蹒跚而来一男一女两个人影。男的名叫韩发财,粗眉粗眼,络腮

胡子，身手武勇有力，上身着质地考究的暗红色皮夹克。女的名叫红杏，粉腮秀眸，干练端庄，一身朴素但不失雅致的服饰越发衬托出她的可人曲线。二人显然经过了长途跋涉，风尘仆仆，极显疲惫。

二人在红金台上平缓的顶上站定，相视一笑后，韩发财举起挂在脖颈上的望远镜向红金台下空旷的大河谷遥望。红杏在一边眯眼欣赏着韩发财得意的样子。

韩发财看完后，把望远镜递给红杏说：“好好看看吧，连鬼都想不到，是我韩发财，第一个站在这红金台上！当然，还有你，红杏。”

红杏边举镜远眺，边撇嘴热嘲：“得意啥呀？不就是一片荒山大漠嘛！”

韩发财使劲地抬脚踏地，大声喊着：“知道吗，咱们的脚下就是金窝子！金窝子，知道吗？”

红杏把望远镜递还给韩发财，因疲劳而显出黑晕的眼睛动了一下，眼神里传达出哀怨和某种矜持。她的头不由自主地一歪，靠在了韩发财的肩头。

韩发财爱怜地伸手搂住红杏，慢声说：“我知道你累了，一路上受了不少罪。可现在，我们应该高兴啊！我们捷足先登了！”

红杏睁开眼，歪头看着韩发财的胡子，伸手捋了一下：“你说，跟着你这大胡子，有啥好呀？”

韩发财从正面把红杏抱在怀里，捧着她的脸说：“又撒娇了不是？你没听人家咋说的：只要有钱花，不怕胡子扎。哈哈，开个玩笑。这一次带你上山来，一是满足你的好奇心，让你知道，挖金子是咋回事。二是要让你明白，人活在这世上，就要横下心做成一两件事情。老话叫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；新话叫，人生难得一回搏啊！”

红杏猛地跳起来，粉脸含威，双拳猛敲韩发财的胸脯：“搏、搏、搏，你抢了人家张梁柱的媳妇，也算是搏吗？”

韩发财哈哈大笑，一把将红杏横抱起来，趋势吻她的热腮说：“我就喜欢你这喜怒无常的样子，够味儿！走，咱过去看看那些砂娃们把摊子铺开了没有！”

顺着韩发财一走一摇的视线，红金台后方的凹地里，几十个勤快干练的金农们正在叮叮咣咣地支帐篷、搬工具，忙乱着。看见韩发财和红杏一前一后走过来，便有人大喊：“韩老板来啦！抓紧干活啦！”

韩发财露出得意的笑脸。

他扬起右手，算是向人们打着招呼。

遥远的黄土庄廓。远在红金台几千里之外的地方，又一群人出发了。

农村的土道，扬尘的公路。两辆满载淘金农民的大卡车奔驰而过。田地里正在干农活的人们向汽车瞥来惊羨的目光。

大卡车蜿蜒在山间公路。金农们惊恐地看着峡谷扑面而来。

汽车越过浅浅的河水，金农们迷茫惶恐的眼睛里显露一丝窃喜。

汽车驰过盘山险道，金农们惊异不安的缩身歪脖，吐一下舌头。

汽车越过日月山垭口，金农们面露喜色。前面的天地宽阔了。青海湖畔，远处天水一色。

汽车停靠在一荒野寺庙前，金农们纷纷跳下车，有的到僻背处撒尿，有的大口啃着干粮。

王金贵径直向喇嘛庙里走去。

正在啃干粮的尕五子和韩二龙向着王金贵的背影嗤笑着，显出不以为然的神色。

张梁柱、郝图二人也走进寺庙。

王金贵虔诚地对着佛像合掌祈祷，又连连转动转经筒。

王金贵面露喜色。他的喜悦源自佛的慈祥。

站在王金贵身后的张梁柱和郝图相视一笑，他俩显然不信佛。

三人走出寺院。在喊叫声中，乱纷纷的金农们又一次攀上汽车。

大卡车继续在便道上奔驰……

远处半山腰的寺庙像一个幽灵，五彩的经幡在寺庙前迎风飘摇。

汽车碾过砾石遍地的河滩。

汽车驰进黄龙般起伏的大沙丘深处，突然停下。

张梁柱从司机旁边的位置跳下车，他显得结实有力，目光深沉机智。

坐在车厢里疲惫昏睡的金农们睁开惺忪的眼睛，向张梁柱惊疑的望去。

张梁柱对着金农们大声呵斥：“咋啦！几天的车坐傻了？下车！”

金农们纷纷跳下了车。他们大都二三十岁，穿着各种样式的制服、军便服、西服、中山服等。虽衣服样式不算地道，但显然不同于以往那些完完全全土里土气的农民。

张梁柱大声地命令金农：“卸下三个水袋！”

金农们面面相觑，显出惊疑和不解。

尕五子，一个机灵的小伙子，他突然眨动着活泼可爱的大眼珠子走到张梁柱跟前。

张梁柱的脸色变得温和起来。

尕五子：“嗯，头儿……”

张梁柱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尕五子：“噢！连长……”

张梁柱：“哼！”

尕五子：“噢！你看我这记性！”随即捶打了一下自己的头，吐了吐舌头，继续乖乖地说：“噢！队长，大伙儿的意思是，这采金场离这儿还远着哩，撒下这三袋水干啥哩？”

张梁柱：“一个月后，我们还得沿这条路再往回走。现在不预备救命水，到时候我看你喝马尿去！”

尕五子嘿嘿地笑了，后面站着的一大堆金农也笑了，大伙的眼神里透出了对张梁柱的尊敬。一伙人七手八脚地从车厢里卸下三个用羊皮筒做的水袋。

张梁柱指挥大家把水袋埋到沙堆里，并在上面插了一个断锹把，作为记号。

尕五子对旁边的一位金农韩二龙说：“队长到底是在队伍上当过连长，想事挺周全哩！”

韩二龙摇摇头说：“周全倒是周全，可他的老婆不照样教金把头给拐走了！”

尕五子忽然胆怯地望了一眼站在远处的张梁柱，说：“别扯这话头了，你看队长那脸色。”

张梁柱神情阴郁地看着布满阴霾的天空。他的嘴角凹进去了一道深槽，仿佛在咀嚼着无限痛苦的心事。

红金台上凹地里。

众砂娃乱纷纷地向着已支好的几个大帆布帐篷里搬运着铺盖行李。其中一个特精干机灵的小伙子迎上韩发财，用手一指近旁的一顶较小的高级帐篷对韩发财说：“韩老板，您的住处已安排停当了，您是不是先跟夫人休息一会儿。后边的活儿咱大伙都休息好了再说吧？”

韩发财扫视了一眼周围表情各异的砂娃们，最后又把视线收回到小伙子身上，不容置辩地说：“你给大伙儿把话说清白，我知道大家都很累，我也一样啊。可现在

根本不是睡大觉的时候。这红金台虽说教我们先占了,可保不准几天后就有另外一拨人也赶上来。机不可失,时不我待,教大伙抓紧啃几口干粮,填填肚子,然后就抓紧干活挖金子。……噢,对了,你去把人员清理一下,先分一半人你带着挖金子。另一半嘛,由我指挥修一座土碉堡,再挖一条挡人的壕沟。咋个样?”

小伙子连声应诺:“好!好!我就按韩老板说的办!”

周围听见韩发财吩咐的十几个砂娃向韩发财投来不满的神色。红杏瞥见,悄悄地把韩发财拽到一边,轻声说:“都颠簸了一路了,就让大家好好睡一觉嘛!你看你,简直就是个催命鬼!”

韩发财淡然一笑:“我够意思了,每人每天给他们一张大团结。我图的啥?图的就是凡事我说了算,别人不能有二话。”

红杏白了韩发财一眼,说:“行啦行啦,挖金子的事我不管。可我死活就不明白,你在这台顶上修什么土碉堡做啥?你真是要把这地方当战场啦?”

韩发财冷笑一声:“你呀,说到底是妇人之见。给你说,这淘金场自古到今都是上战场,狼多肉少,法不治众,我能不防一手嘛!”

红杏美眉一挑:“我问你,你是想当土匪了,还是名正言顺来淘金呀?”

韩发财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纸,一扬手,说:“看看吧,我这张采金证上有政府的大印,我是办了正式手续的,怕什么?”

红杏:“那你还修什么破碉堡弄啥呀?”

韩发财:“弄啥呀?自卫呀!……唉,到时候你就明白了!”

红杏一扬满是狐疑的脸,扭头走开。

张梁柱的两辆汽车相跟着在沙丘里行进,车速极缓慢。

车轮深深地陷进沙坑,滚动艰难。

司机从车窗探出头去,向车轮子盯着,显出焦躁和无奈。

司机看着坐在旁边的张梁柱说:“队长,得拿个主意了。”

张梁柱一皱眉头说:“把他们统统赶下车,推!”

两辆车像两只大甲虫似的停在沙丘深处。

金农们很不情愿地七吵八嚷地跳下车。

最后一辆车上大厢里的金农们都跳下了车,可驾驶室里的一个名叫王金贵的

老汉却仍坐在那里若无其事地喝着葫芦里的白酒，他是淘金的老把式，没人敢随便惹他。老汉旁边还坐着一位被称作“活地图”的老年人郝图，此人经历非凡，是作为智囊人物请来的。他这会儿正靠卧在那里打瞌睡，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。

张梁柱走到车窗玻璃前朝里面瞪了一眼。

王金贵咕咚地喝了一口酒，嘴里嘟哝道：“干这种人推车的笨活儿，还用得着我？我王金贵是专揪金窝子的！哼！”

张梁柱向王金贵挤挤眼睛：“到了这份儿上，别教大伙看着你来气！下来吧！”

王金贵咕咚地喝一口酒，磨磨蹭蹭地下了车。

卡车后面数十个金农开始推车了。有人在大声吆喝，有人发着牢骚，有人向张梁柱努嘴示意，他们都不满意驾驶室里还有那个郝图没有下车。

张梁柱推醒了那个正在昏昏欲睡的郝图：“好我的老先人哩，你真能睡得住？瞧瞧大伙儿的眼神儿！”

卡车后面的金农们嘿哟嘿哟地推着车。

郝图忽然把他的赤脚从鞋子里抽出来，伸到张梁柱的眼前。

张梁柱的眼睛瞪大了，他看见郝图的右脚掌上少了三根脚趾头，活脱脱地像个怪物。

郝图颇有深意地向张梁柱笑了笑。

张梁柱显出为难之色，他的眼前出现那三个脚趾头的特写镜头。

王金贵拽了一把张梁柱：“好我的刘玄德，人家是你三顾茅庐请来的诸葛亮，是运筹帷幄的大军师，你让着点儿吧！”

张梁柱显出复杂的表情。

张梁柱沉思的眼睛里透出犹豫，他陷入回忆。

县民政局机关。

穿一身半旧军服，去掉了领章帽徽的张梁柱从大门里兴冲冲地走出来。

县民政局一位干部从后面追上来，向张梁柱喊道：“张梁柱同志，你回乡以后遇到什么困难，可以再来找我们。”

张梁柱微笑地回过头：“不用了！回了庄咱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了，农民咋个活法咱也就咋个活法嘛！”

民政局干部不解地注视着张梁柱：“可你，到底在队伍上当过连长啊！”

张梁柱自嘲似地摇摇头，离开了。

张梁柱步态轻松地穿过熙熙攘攘的县城大街。

张梁柱走进县城农业银行大门。

张梁柱表情复杂地走出银行大门。

张梁柱用一种探究的目光注视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群。

张梁柱走进县乡镇企业管理局大门。

张梁柱若有所思地走出大门。

张梁柱环顾大街,似在考虑该向哪儿走。

张梁柱微笑着向人群走去。

某集市上的一个拐角处,几个行踪神秘的人物正在兜售着一张发黄发皱的自制地图。地图上划有高山大河、戈壁暗流的虚线,并标有金矿示意符号,最醒目处标有三个字:红金台。

神秘人物正在大声吆喝:“哪位想淘金发大财,我这里有黄金通道示意图,绝本秘本价值连城。哪位想买机不可失!”

有几个过路人眼里闪着贪婪的光凑过去看那示意图。

身穿旧军服的张梁柱也凑过去看。

神秘人把示意图展示了一下,又赶紧收起。

张梁柱:“拿过来,我仔细看看。”

神秘人:“你想看,还是想买?”

张梁柱:“看准了,我当然会买!”

神秘人很怀疑地眯了张梁柱一眼:“看你这身打扮,倒像个转业的军官,哪会去下苦挖金子哩?”

张梁柱嘿嘿一笑:“你那图要多少钱?”

神秘人伸出两个指头。

张梁柱:“两百?”

神秘人冷笑不答。

张梁柱:“两千?”

神秘人的眼睛里溢出了鄙夷,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:“两万!”

周围的人不由啊了一声,有的吐舌头,有的摇头。

张梁柱却显得认真起来,凑近神秘人低语道:“你只要能告诉我这图的来历,我



一定买！”

神秘人一反常态地哈哈大笑起来：“你莫不是真想找我们那位活地图了？实话给你说，十年前他只身独闯红金台，一家伙冻掉了三根脚趾头。当然喽，谁得了他，也就是得了红金台，没有对诸葛亮三顾茅庐的精神，他是不会轻易出山的！”

张梁柱双手一拱：“就请您给推荐一下吧，只要活地图肯出山，我张梁柱会像敬神一样地敬他的。”

神秘人眯缝着探究的眼神审视张梁柱。

张梁柱拍了拍自己厚实的胸脯说：“怎么样？不相信我这条汉子？”

神秘人：“嘿嘿嘿！你这个当兵的，算得上一个好劳力，能不能有淘金的命，我就说不准了！”

旁边围观的群众一片哄笑声。

张梁柱略有些被奚落的尴尬：“你老先别把话说死，我可是真心想到淘金场上闯荡闯荡的！”

神秘人仍然用那种调侃的语气和神情说：“怎么样，淘了金，有了钱，就可以娶一个花骨朵一样的媳妇了！”

围观者又一阵哄笑。

有人悄声告诉张梁柱：“那老头儿是个疯子，别理他。”

张梁柱很虔诚地凑近神秘人：“怎么样？我是个实在人，就约个时间见见你们的活地图吧！”

神秘人盯着张梁柱足有三分钟，然后把张梁柱拉到一边，耳语：“半个月后，你到……”

张梁柱笑微微地离开神秘人。

在市场的另一角落里，身穿蹩脚西服，显得财大气粗的韩发财正在招收淘金砂娃。一群庄稼汉正在半信半疑地围着他。

韩发财一边招摇着他那戴满金戒指的右手，一边唾沫星子乱溅：“各位乡亲，如今讲究改革开放，提倡富家发财，谁有钱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……”

张梁柱满有兴致地向韩发财这边走来。

韩发财再次摇晃着他戴满金戒指的手喊道：“不瞒各位，我韩某人就是这两年淘金子发了大财。感谢党的好政策，我致富不忘乡亲们！哪位想上山淘金，现在就请报名，条件优惠，机不可失！从上路的当天算起，每人每天一张大团结，外加吃饭看

病。哪位想去,现在就报名。机不可失,条件优惠啊!”

有两个小伙子动了心,想报名却犹豫不决,面有难色。

韩发财定着嗓子说:“我韩某人是堂堂的男子汉,说话算数,决不让大家吃亏。”

两个后生当即报了名。

人群中又有人喊:“我也报了!”

又有人喊:“我也算一个!”

韩发财面露得意之色。

尕五子拉着韩二龙从人群中挤到韩发财跟前。

韩发财问:“你们俩想报名?”

韩二龙拉住尕五子:“别着急,教我们再思谋思谋!”

张梁柱带着好奇的眼光朝韩发财望着。

韩发财一转头说:“嘿嘿?那个大兵是不是也想淘金发财?好!哥们瞅上你是一条汉子,要了!不过,你得告诉我是哪一个庄子上的?”

张梁柱不置可否,面色冷峻。

尕五子和韩二龙突然转过头,向张梁柱迎过去:“梁柱哥!”

张梁柱惊喜地:“五子!二龙!”

韩发财满脸狐疑地盯住张梁柱的背影,自言自语地:“怎么,他就是张梁柱?”

张梁柱和尕五子、韩二龙亲热地拉拽着离开人群。

张梁柱高兴地用拳头擂了擂二人的肩膀:“真叫我高兴,刚回到县城就碰上了你们两个。”

尕五子说:“梁柱哥,看你这一身衣服,没准是转业了?!”

张梁柱说:“不是转业,是复员。”

韩二龙说:“都一样。县上总得给你安排个坐办公室的差使!”

张梁柱坚决地摇摇头:“不用国家安排了,我自己要求回乡的。”

尕五子说:“回乡?那就在乡政府坐办公室,直接管咱农民的事。这倒好,以后咱庄上有什么事就好走走你的后门喽!”

张梁柱哈哈大笑:“几年不见,五子倒会说笑话了!不过,我给你们说实话,我这回可是正经八百地回村当农民了。”

韩二龙用惊奇的目光看着张梁柱。

尕五子瞪大了眼睛:“农民?就像我们俩这个德性?”

张梁柱大笑：“你真是的，我本来就和你们一样是农民嘛。穿了八九年军装，长了不少见识，再回乡务农，咋说也是个劳动力嘛！”

韩二龙说：“梁柱哥，兄弟我斗胆问你一句，是不是在队伍上犯了啥错？要不，他政府咋说也得给你这个大连长安排个正式工作呀？”

张梁柱笑了：“嘿嘿嘿，正式工作？现在到处都在砸铁饭碗，我看那些拿工资的公职人员未必就比卖油条的个体户强。世事大变了，农民也有农民的活法嘛！”

这时，一辆手扶拖拉机突突地驰过。

尕五子一招手喊：“停一下！停一下！”

韩二龙对张梁柱说：“是咱庄的，坐上快一些！”

张梁柱说：“好，回庄了再慢慢聊吧！”

三人登上手扶拖拉机。

拖拉机转过土疙瘩山湾。一路上突突地叫着，终于颠回到农村的土墙庄廓里。陈旧的土街道，简陋的房舍。一切都是老样子。

此时，在张梁柱老屋隔壁的王金贵这老头子正在为准备上山的事犯愁呢。

王金贵一边收拾破旧的筛金箩，一边自言自语着：“淘金子！淘金子！说到底不是给人家金掌柜当砂娃？这世道怎么说变就变过来了？”

王金贵的老伴颤巍巍地走进屋。

王金贵气恼地把还在修理的筛金箩扔到一边。

王金贵老伴一撇嘴说：“你看你这死老头子，给筛箩发啥脾气哩嘛！人家有金掌柜请你出山，你就去嘛，一天几十块钱，总比死守这几亩地活套些嘛！”

王金贵一拧鼻子：“跟着金掌柜当砂娃。这还不跟旧社会一个样了！不去了！不去了！我老汉大半截已入了土，再也不受那个罪了！”

王金贵老伴没好气：“这死老头子，前几天还说的好好的要跟人家去淘金，这不明不白地就变卦了，真是个老糊涂。”

王金贵说：“要是咱庄上能集体去，有人领着，我兴许还有兴致……”

王金贵老伴叹一口气：“唉！眼下是各顾各了，谁还会为集体想哩！不去就算了，歇着！”

突然隔墙一家的院子里扑通响了一声，两个人赶紧走出屋子，紧张地观察着动静。

王金贵似问非问：“唉！这柱子家的媳妇跟人跑了，柱子又在部队上。放着个空屋没人守，真有个贼你说咋防备哩？”

王金贵老伴说：“死老头，你还不快去看看。柱子总归把钥匙交给咱管着，出了事，能行？”

王金贵一边往外跑一边唠叨：“能出个啥事呢？不就是一个空屋子嘛，这自古以来贼就不偷穷嘛？！”

大门外，张梁柱家门口。

张梁柱正和尢五子、韩二龙等捣鼓他房门上的锁子。

王金贵跑过去，面露惊喜：“噢！是柱子吧？”

张梁柱猛然回头：“王伯！”

王金贵说：“你看你，上次你探家时不是把钥匙放你婶子手里了吗，咋忘了？”

张梁柱用拳头敲了一下自己的脑门：“你看我，这记性！”

尢五子、韩二龙等一阵哄笑。

王金贵说：“好啦，你那屋就先别回了，到我家叫你婶子好好做一顿老家饭。”

王金贵家，院子。一切照旧，却让张梁柱有一种久别的亲切感。

王金贵老伴拉着张梁柱衣襟仔细地打量了半天感慨道：“唉！要我说咱这柱子长得可是体体面面，是三江五庄的人梢子，你说红杏那媳妇咋就看邪了眼，她到底是……”

张梁柱憨憨地笑着。

王金贵赶紧制止老伴：“我说你呀，还提那话茬干啥呀？快给柱子做饭！”

张梁柱从行李包里掏出两瓶泸州老窖：“王伯，这是我孝敬您老人家的！”

王金贵痛快地接过来：“好啊！柱子的酒我一定喝。咱这庄就出了你一个大连长啊！”忽然意识到张梁柱未戴帽徽领章。“柱子啊！你头上的五角星呢？”

张梁柱爽快地大笑：“我已经要求复员了，给您老说心里话，现在的政策放宽了，我是想领着庄上的人闯一条致富的路啊！”

王金贵眼睛突然发亮：“柱子！你想得好啊！有啥主意，大伯我帮你筹划筹划。”

张梁柱说：“我原想办一个大型的养鸡场，如今城里人讲究吃了，弄好了销路不成问题。可我昨天到县城银行打问了一下，贷款很难啊！思谋来思谋去，我倒想先去

淘几个月的金子，那是个下苦的活儿，投资少啊，等以后有了钱再干别的。”

王金贵脸色突然一沉：“那你说，是由你来当金掌柜了？”

张梁柱哈哈大笑：“王伯啊，我是说，咱们集体采金，由我牵头，你当把式，把庄上年轻的后生都动员起来。”

王金贵突然走过去把那扔掉的旧筛箩拿起来：“好啊，这人老几辈子的物件又用上了！”

这时门外一阵吵吵嚷嚷。王金贵和张梁柱一起走到大门外，看到街道远处一招收砂娃的金掌柜正在大声叫喊，旁边围着一群年轻人。

尕五子跑了过来。

王金贵问：“五子啊，那边瞧啥热闹呀？”

尕五子说：“是外乡的金掌柜来招收砂娃呢，一天几十块钱，还要订立什么人身合同……”

张梁柱问尕五子：“你是不是想去？”

王金贵瞅着五子道：“别跟那些金掌柜闯荡了，心黑着哩！你梁柱哥说了，他想带着大伙集体采金呢！共同致富，谁也不欺负谁，多好！”

张梁柱意味深长地笑着。

尕五子的眼里露出惊喜。

韩二龙和几个年轻人跑了过来。

王金贵突然显得沉重起来叹息说：“柱子啊，咱庄稼人穷，要积资攒盘缠是有困难哩！”

张梁柱一展英眉，笑着说：“我手头有一笔转业费，再向战友们借点儿，够了！”

王金贵眼睛一亮：“那么说，咱下一步就是要想法打听一个好金场了。”

张梁柱说：“这次的运气不错！我已经摸到一个好线索了。”

王金贵问：“啥线索？是不是要走门子弄采金证。”

张梁柱说：“您就张罗张罗工具行李一类的事吧！外头的关系我去跑。其实呀，采金只是权宜之计，以后有了资金还得靠乡镇企业致富。”

某山村一幽静的土墙庄廓。张梁柱打听了几次总算找着了。

张梁柱恭敬地敲门，轻点三下。

一个颇有点仙风道骨形象的长者开了门，他就是活地图——郝图。

郝图微含笑意：“我知道又是你，第三次了吧？”

张梁柱虔诚地向郝图笑笑。

郝图把张梁柱让进院子。

厅房内陈设简洁，土墙土炕，壁上挂一松鹤寿星图。两人在土炕上落座。

张梁柱盯了一眼松鹤寿星图：“您老真是气韵高雅，生性淡泊，如今这世上，像您这样的清心寡欲者怕是绝无仅有了！”

郝图手扶鬓髭，细目如缝：“我是过来人，不说是看破红尘，也该与世无争了……”

张梁柱一急：“您老是不肯带我们上红金台了？”

郝图沉吟了一下，脸上的表情复杂：“你知道上红金台，就等于上沙场啊！十年前我在那里丢失了三根脚趾头。再带你们去，怕是又要丢掉几条人命，我这心里慌得不成！”

张梁柱从身上摸出一沓人民币，递到郝图手里：“这五千元，就算是我们先交给您老的保险金吧！”

郝图惨然一笑：“看来，我是要被你逼上梁山了！”

张梁柱赶紧脸上赔笑：“不是逼，是请啊！”

郝图微微皱了皱眉：“好啦！你能有这么大的心劲，扔掉部队上的连长不干，回村里来给乡亲们谋一条致富的路子，我老汉还不该舍命陪君子吗？”

张梁柱连连作揖：“那我就代表乡亲们谢谢您老了！”

郝图一脸凝重：“不过我可得有言在先，路上要是死了人，我可当不起这个罪。再说，我的腿脚也不大灵便了！对了，你还得到上面搞一张盖着官印的采金证，免得到时候出麻烦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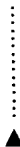
张梁柱说：“您老就放心吧，一切自有我张梁柱安排！”

沙丘上。

张梁柱的脸上现出恭敬与气恼的复杂表情。他耐着性子给坐在驾驶室里的郝图说：“我的老先人，只好委屈你一下了，你下车指挥指挥也行嘛！”

郝图矜持地对张梁柱笑笑，下了车。

金农们有的拴一条绳在车前拖，有的挤在车后推。尢五子带领大家“一二——嗨哟！一二——嗨哟”地喊着号子。



郝图站在旁边看。他的视线里依次出现尕五子那精明的脸庞、韩二龙那结实健壮的臂膀、王金贵那醉态蒙眬的眼睛。

卡车轰鸣着，摇动着陷在沙窝里的轮胎，却硬是出不来。

郝图的眼睛又一次落到韩二龙那粗壮的胳膊上，韩二龙奋力地拖着绳子，那绳子绷成一根弦。

韩二龙的旁边另有一个牵着绳子的年轻英俊的后生，大家都叫他小赛。小赛英俊灵气的脸和韩二龙黝黑结实的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嘣的一声，韩二龙的绳子断了。

韩二龙栽倒在沙窝里，沾了满头满脸的沙子。

有几个人哄笑了起来。

小赛也轻笑了一下，笑声很脆，他赶紧捂上嘴巴。

韩二龙被大伙的哄笑气恼了，一骨碌爬起来，吼道：“笑啥哩？你们连绳子都拉不断，算什么男人？”

几个人又一次哄笑起来。

韩二龙突然跳起来，使劲地把小赛肩头的绳子一拽，小赛被拽了个跟跄，栽倒在沙窝里。

小赛扬起脸，俊秀白皙的脸庞上沾满了沙粒，大眼睛里盛满了委屈。

韩二龙却高兴起来，朝小赛又扬了一把沙子，嘴里嘟哝道：“嘿嘿嘿，你小子长的倒挺俊气，像个丫头家家的！”

小赛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。

张梁柱从车后快步赶到车前头，对着韩二龙吼道：“绳子断了就接起来，哪有那么多闲劲欺负人家？”

张梁柱走到小赛跟前：“绳子给我，你到车后面去推！”

小赛向张梁柱投去感激的一瞥，转身向车后走去。

郝图满有深意地瞅了小赛一眼，自语道：“看样子，倒像是个上学考大学的料，挤到这采金场上，亏了！”

拉车的和推车的各就各位，张梁柱指挥着“一二——嗨哟！一二——嗨哟！”

车轮胎猛地一抬，窜出了沙窝。

全场欢呼起来。

尕五子卖乖地向张梁柱挤挤眼睛：“连长到底是连长，一声令下，一举成功！”